

綠豆

潘 越

飲食男女

今年的世界杯所幸與中國時間的時差合宜，球迷們晚飯過後就能同步觀賽，倒也省去了熬大夜的辛苦。可往年的世界杯啊，若是沒有一碗下火的綠豆沙常伴左右，怕還真是要熬壞個人呢。

媽媽煮的綠豆啊，通常都要過高壓鍋煮上兩遍，才能出鍋，出鍋的時候豆子也就出沙了，所以叫綠豆沙，和綠豆湯還是有些不同的。綠豆湯的湯水清一些，綠豆沙看起來則是碗裏渾糊一片。大熱天裏吃綠豆湯也好，綠豆沙也罷，都是既能解渴也能下火的良品。綠豆熬好了攪碗裏放涼，再放冰箱上層擱一下午，拿出來就是碗冰鎮綠豆湯了，擱底下一凍就成了綠豆老冰棍了。綠豆是最合適夏天的一款食物了，和花生煮更香濃一點，和紅棗則甜膩一點，和蓮子清甘一點。綠豆做成餅，就是綠豆餅了，



▲綠豆沙解渴又下火 資料圖片

血緣？親情！

元 瑤



在今年的康城影展上，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終於憑藉《小偷家族》摘得金棕櫚大獎，然而曾在二〇一三年榮獲康城影展評審團獎的影片《如父如子》（港譯《誰偷走了我的父親》）才是是枝裕和所執導的影片中最受我本人喜愛的一部。在一向走日系溫馨路線的導演作品中，這個「孩子被掉包」的矛盾點要比以往更加敏感與激烈，對比起電影，同名小說也更得我心一些。

在這本書中，是枝裕和拋出的第一個問題，就很尖銳難解：是血緣關係重要，還是陪伴多年的親情更重要？對於長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我來說，我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就認定親情是濃於血緣的，但對於傳統的亞洲人而言，只怕這個問題真的值得深思。

之前看過一部日本動畫電影《你看起來很美味》，霸王龍哈特遇到一隻剛破殼而出的食草恐龍寶寶，哈特被恐龍寶寶誤認為是「爸爸」，自此兩人開始了一段逗趣感人的恐龍父子情。明明不是親生父子，這兩隻甚至都不是同樣的種族，卻在一起旅行與陪伴中產生了濃烈真摯的親情。回到《如父如子》的故事，主角野野宮六歲的兒子慶多其實不是自己的親生子，而齋木家的孩子琉晴才是，全因當初兩家的孩子在醫院掉了包。父母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，殊不知孩子受到的傷害更重。慶多與琉晴就像是小食草龍，從破殼的那一瞬，從出生的那一刻，就認定了自己眼前的父母，他們幼小的心靈毫無懷疑，可是有一天，卻被告知自己的父親不是自己的父親，除了沒有辦法很好理解其中的意義，更多的就只剩下被拋棄的害怕了吧。野野宮沉浸在懊惱痛苦中，理性的他急切地想彌補這個錯誤，走回正途，卻忽視了兩個孩子真正的心意，也潛意識忽視了自己真實的心意。而當無意中發現相機中慶多給自己拍的許許多多張照片，那是內向的慶多用自己的方式關注着自己，愛着自己這個父親，幡然醒悟到六年多的陪伴成長，無數個回憶，永遠不可磨滅，無論是在自己心中，還是慶多的心底。

而是枝裕和對所有讀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：什麼是真正的父

是要起一層酥皮才好吃，白糖和綠豆磨成粉狀，細細沙沙的被包裹在餅皮裏，咬上一口又甜又沙，格外的好吃。我指的是最老式綠豆餅，一個餅有三歲娃娃手掌那般大小，用油紙包裹成筒狀，一筒裏面有七，八個綠豆餅。做成糕的話，就是綠豆糕了，小時候吃的綠豆糕是棗泥還是豆沙餡兒的，已經記不清楚了。最早的一種滋味，現在街巷難尋。

綠豆與大米一起煮，就熬成了綠豆粥，香，真香，濃濃的透着一點豆子香，裹着稠稠的白米粥，一顆顆細細小小的綠豆都煮得開了花，那一碗粥真是又稠又滑，吃到肚子裏一股子熱氣騰騰得從體內散出來，渾身都舒坦了。

綠豆粉還可以做涼皮，以前院子裏鄰居阿姨從超市裏買過來的，調料包都是現成的，只要把涼皮攪湯裏煮下，撈出來一拌就行了，脆，有點像是玻璃粉，又不是真的玻璃，也不扎嘴，還透着一點麵食的口感，看着像是一種麵食，但又比麵食更為脆亮一點。

正是六月的氣候，人容易躁，是環境和天氣構成的，來一碗清涼涼的綠豆湯，把心頭和身上的火氣一把給你澆乾淨了，渾身都透着一股子徹底的涼爽，由不得你不舒暢了。吃過綠豆湯，哪怕是世界杯的球踢得讓你着急上火，到底也就不至於那麼傷身了呢。



如是我見

夏洛蒂和安奈特都是頭一回來中國，

什麼都新鮮，我呢，每次回國都會發現新的變化，這一次又藉着她們的眼睛注意到了很多我自己可能會忽視的東西，因此收穫頗豐。下了飛機往停車場走的時候，在一條人行橫道線前，我對她們倆說：「在中國斑馬線只是參考，你們可不敢像在德國一樣不顧左右，勇往直前。」這時父親開口了：「現在不一樣了，從去年開始汽車必須得讓行人。如果犯規是要罰的。」我聞言很有些將信將疑，然而一上街，我就發現父親沒有言過其實，儘管不少路人還在習慣性地讓車輛先行，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，汽車確實會停下來讓行人了，這真是一個可喜的變化。

在德國的新聞裏經常可以看到關於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報道，可是在夏洛蒂和安奈特的印象裏，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，所以當



香港隨筆

改革開放四十年

光景，中國藝術品市場形成才三十多年，起步晚於西方市場接近半個世紀以上，經濟發展奇跡，帶動藝術品市場的興起，現在中國中高端古今藝術品拍賣，追上了倫敦和紐約兩大國際市場，兩家老牌拍賣行，佔地利之先，吸引內地的實力買家前來尋寶，也是內地藏家選擇以本港為平台出售藏品，香港便成為中西高端藝術品交流的橋樑。

這個發展的過程，有着許多不同的故事，一位常與來往的老畫家，在美國得過國際大獎，應邀到美加幾家大學講學，每談到「拍賣」兩字，不以為然，藝術作品是天，商品為地，作品拿出市場，成為商品，他不接受藝術作品商品化，而令藝術陷於市俗。雖人氣不小，但他的畫在市場無價，同時代的畫家的畫，市場價值低則十萬至數十萬，高則過百萬，專家說市場沒有他的紀錄，無從說起，畫家後人縱然出售，總出現名氣與市值的差異。後人僅出售過他的藏品黃賓虹山水畫，以高額成交。現代畫家，盡辦法將作品擠進有地位的拍賣行，這故事是藝術品市場新闢至成熟的縮影，大時代改變觀念，市場的分量，代表作品的分量。

齊白石、張大千、黃賓虹隨便一幅畫，在拍賣場上百萬、千萬巨價成交，這是什麼一回事。拍賣會，特別是名氣大的，是富豪的玩意，玩些什麼，玩家底，玩地位名聲，聽過朋友這樣評說現今的書畫拍賣。那麼經濟奇跡都是玩出來？朋友忽略經濟騰飛，文化藝術必然隨之振興，書畫自然有價。過去，西方盜竊中華的國寶，賤價收購敦煌石窟古文物，今日崛起的中國人，有能力、有財力守護代表民族精神的國寶及時代名家的書畫。

關於市場價值，正常來說是反映藝術作品的價值與畫家當代的地位，二〇一六年香港蘇富比春季書畫拍賣，張大千的潑墨《桃源圖》，一九八二年的作品，以三千四百七十萬美元成交，折合約港幣二點七億元；去年六月，他的《雲山古寺》拍賣，以一億二百四十六萬港元成交；今年五月，他的潑彩《觀泉圖》以六千四百二十二萬港元成交，行內人認為偏低，但仍是一筆巨數。

國際藝術界很看重排名，畢加索的作品每年市場總值頗長時間高踞首位，他的地位受到東方畫家挑戰；二〇一六年國際藝術品市場全年拍賣統計，張大千總值三億五千五百萬美元，登上首位，畢加索三億二千四百

文明的腳步

林中洋

她們踏上中國的土地的時候，時時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且不說那些高樓大廈、公路橋樑，光是一些細節就足以令她們嘆為觀止。比如街道的乾淨程度，繁華的大街上竟然沒有一片紙屑或者煙頭，甚至下大雨的時候也有清潔工人在保潔；不僅市內的馬路有鮮花裝飾，即使是市外通向山裏的公路兩旁也有綿延數公里修剪整齊的冬青樹；超市裏將各類蔬菜分開的是編織成串的花朵，一些博物院或者公園裏垃圾箱都擦拭得乾乾淨淨，上面擺放着塑膠盆景……

安奈特生活在柏林，她很快就發現，西安的共用單車和柏林的是同樣的兩個牌子，我指着那些共用單車對她說：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我出國之前，自行車還是主要的交通工具，我第一次回國的時候，開始有了私人汽車，那時在校園裏散步，看見那些車零散地停在居民樓前，數量並不多；再回來的時候，發現路上有了畫出來的停車線，路邊上停滿了車；再後來，為了讓一部分汽車從地面上消失，我們大學修了兩個大型的地下

億元一幅畫的背後

張 茅



張大千的潑彩作品《觀泉圖》



▲張大千的潑彩作品《觀泉圖》

作者供圖

萬美元居次位，少於張大千三千一百萬美元，變化來之不易，有人笑說，東風壓倒西風了。

每一個朝代，總有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或藝術家出現，自晉以來，至清，至現代，皆有表表者。佳士得拍出的張大千《觀泉圖》，即有人談論在藝術突破方面的成就比成交價值更高，這方面得到藝術界認同。此畫全幅採用潑彩技法，濃重的墨色，沉鬱石青色在紙上流動擴散，兩位高士漫步山道上，仰觀氣勢磅礴的瀑布。畫家用石青、石綠潑出山體、植被，如長絲由山峰瀉下，氣象萬千。又以明亮絢麗石綠，勾勒山體肌理，高境界在於畫家的筆觸若隱若現。創作年份一九六三年，畫家晚期在潑彩運用得心應手。他的潑墨潑彩使他成為這時代的代表人物。

張大千的潑墨時期，代表他個人獨創風格的巔峰。畢加索的立體主義，也代表他登峰，在他立體主義驚世前，走過了藍色時期、粉紅色時期，一九〇七年發表《亞維農的少女》，宣示他立體主義處女作是新畫派的碑石。畢加索把傳統觀念中的美學，重新定義和創新，塑造繪畫中的非純美學，走向理性，走向抽象，走向物體的重構和組合，把作畫帶到從未遇見的美學新範疇。

他們兩人都不是複製者，今日中國藝術作品與科技產品一樣面面皆求自我創新，擺

停車場；現在呢，我爸的車每個月帶三和八兩個數字的日子不許出門，因為車輛限行，至於自行車，如今以這種形式重新出現。這些都發生在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內。」安奈特聞言道：「如果不是出自你口，我會以為在聽天方夜譚。」

最令她倆印象深刻的，是網路、手機及其配套設施的普及，在很多的咖啡館裏，每張桌子下的地面上都有電源插座，另外還有支付充電器，甚至在秦嶺的森林公園裏，路邊每隔幾百米就有一個類似自動售貨機樣的東西，一開始我們不明白這是什麼，仔細研究之下，才發現這種大箱子的側面有U盤的插入口，原來這是投幣式充電箱！我們發現這個之後驚得合不攏嘴。

對於夏洛蒂和安奈特來說，中國和她們之前想像的不一樣，對於我來說，中國每次都和以前不一樣。過去我回國首先看見的是經濟水準和生活品質上的提高，現在卻每每注意到細節裏體現出來的文明的腳步，所以，每次都是欣喜。

張大千的潑彩作品《五牛圖》

張 茅

脫對西方產品複製，要求全民投入創新的大流，文藝創作的要求如是。張大千的潑墨在巴西生活這些年，吸取西方抽象畫派技法，用到中國墨汁、水彩，潑上宣紙上，在薄如紗的紙上流動、四散，控制在主題的理念中，而須傳承中華技法，帶入西方以油彩為主的表現手段，把中西繪畫美學融合自成一派，在近代畫家中，張氏的大膽突破超乎同儕，可以說是中國的畢加索吧。

對於一幅畫以數千萬甚至億元成交，若抱有疑惑，或說值不值得。不由想起周恩來總理在國家百廢待興的五十年代，下令在香港搶救國寶《五牛圖》，他的聰慧與博大使人折服。

《五牛圖》是唐代畫家韓滉唯一傳世名作，視為鎮國之寶。上有宋徽宗題詞，趙孟頫盛讚「神氣磊落，稀世名筆」，乾隆則召入宮覽閱，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侵京城，國寶落在外國人手上。

一九五〇年新中國未滿周年，周恩來收到一位香港人士來信，透露《五牛圖》將在香港拍賣，他希望國家出資收回。總理閱畢，當晚向香港新華社發急電，社長黃作梅接到電報，上有八字：「不惜代價，搶救國寶。」北京方面即時成立搶救小組，由文化部部長鄭振鐸負責，準備了運國寶的船，派專家下香港鑒定，下達指示，只要驗明真跡，多少錢都買下。

畫主開出拍賣價十萬元，這數目當時可以置多個物業，黃作梅正在躊躇，再收到中央電報指示，需要的款項，可立即到中國銀行提取。事情的進展是，新華社社長黃作梅與賣家取得聯繫，最後對方願以六萬元出售。《五牛圖》遂在拍賣前搶救回京，現藏於故宮博物院。往後，在總理主理下，又在香港搶救了王獻之的《中秋帖》，王珣的《伯遠帖》；兩件國寶。

在搶救國寶那年代，新政權剛建立，全國百廢待興，外匯短缺，總理尚且不惜動用一筆巨款，換取國寶歸國。五千年中華文化，是民族的根，是民族的魂，是一個民族的文明史，每個朝代的傑出作品，書法或繪畫及其他藝術，是文明的結晶，價值無可衡量，這些古今文藝精品，總的說來有六方面的價值：文化價值、學術價值、審美價值、物理價值、歷史值價，以及長久以來即出現的市場價值。

中國人用不到四十年時間，創出經濟奇跡，作為精神文明的文化藝術，勢必蓬勃而起，藝術品也必以其價值備受欣賞，幾千萬元擁有一幅名畫，是故人說的盛世收藏的現象，文化生活豐盛起來，書畫有價。

茶養出來的悠閒（之三）

李憶若



人生在綠

據說在少城公園時代，也就是還沒易名為人民公園之前，這裏有六家茶社，而且各有「特色」。所謂特色是指各有自己的茶客，也就是說，從事什麼行業的就聚集到特定的茶社去。鶴鳴茶社的茶客以教師為主，其他的有軍政界的、武術體育界的、琴棋書畫藝術界的、學生等，甚至還有專門介紹男女朋友撮合婚姻的。

走過近百年的歲月，幾經滄桑，如今就只剩下鶴鳴茶社。「只剩下」到底是個傷感的字眼。這其中的人事變遷，不是「碩果僅存」四

字了得，更不能一言蔽之而概括。「只剩下」說明那些沒能留下來的，是經歷了一個慢慢消亡殆盡或轉入另一種境況的過程，思之教人平添無限的傷感。

然而，你可千萬別就此以為成都人的喝茶習慣也在「慢慢消亡中」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事。從「少城公園」時代來到「人民公園」時代，六家茶社只剩下鶴鳴茶社，根據老成都的說法是各有因由，卻不外乎搬遷或在原址上蓋了新樓。總而言之，跟成都人愛喝茶的傳統沒關係，絕對不是因為沒人坐茶館了，所以倒閉。老成都對此的堅決與肯定是斬釘截鐵的。他說：成都茶館是無可替代的。

然後他舉例說，有人看準了成都人愛坐茶

館的習慣，以為是個大好商機，於是重本出資開設高檔茶館。裏面的布置極盡優雅之能事，並且處處強調現代化的舒適，於是古樸簡約的竹椅，被鋪有軟墊的靠背椅或沙發所取代。可是，成都人不買帳。成都人喝茶是一種大衆化文化，喜歡熱鬧，茶館是朋友聚會高談闊論的地方；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辦公室是非，左至國家大事，右至鄰里八卦，最重要的還是舒服自在。至於高不高檔，誰在乎呢？其實越是高檔越不自在。可不是，在高檔的茶館嗑瓜子，你好意思瓜子殼亂吐嗎？你能從早上坐到日暮，甚至睡上一覺才打道回府嗎？

由此可見，成都人坐茶館，喝茶其次，最關鍵的還是那份悠閒與內心的舒坦。